

是这样开始的

(战时札记)

柯切托夫著

斯人译

是这样开始的

(战时札記)

〔苏联〕柯切托夫著

斯 人 譯

(供 內 部 参 考)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 КОЧЕТОВ
ТАК НАЧИНАЛОСЬ
ЗАНИС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ОКТЯБРЬ», 1, 1964 г.

是这样开始的

书号 176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4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2}$ 插图 2

194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 0.57 元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我最近一次沿着波罗的海沿岸旅行的路綫，其中除了許多別的城市和村鎮外，还包括納爾瓦市——苏联爱沙尼亚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古城。我曾經站在將納爾瓦市和伊凡城隔开的納爾瓦河畔，冰冷的河水打着大大小小的旋渦从眼前緩緩流过，我踏上一个中世紀城堡的廢墟，參觀被炸彈劈裂而依然矗立的石塔，最后，我走进当地的陈列館——一座位于荒涼的野草丛生的古堡中的小房子。

陈列館內的一个玻璃櫥中放着一张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納爾瓦蘇維埃公報》。在这张由于年深日久而变得容易脆裂和发黄的旧報紙上，印着一份名叫《赤卫队员証》的奇怪的文件。証件的背面印着一条条严格的、必須遵守的“赤卫队员紀律”：

1. 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
2. 要保卫革命。
3. 要时刻准备迎击反革命。
4. 牢記革命紀律。
5. 打倒資產階級！

6.打倒酗酒現象！

7.要参加赤卫队员的各种学习：

既参加文化学习，也参加軍事訓練。

8.要爱护武器！

9.不玩弄武器！

10.丢失武器，概由自己負責。

11.为保卫工农政府并根据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使用武器。

12.不濫用私刑。

这份文件本身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朝气蓬勃的面貌，我們苏联紅軍正是当时在普斯科夫和納尔瓦一带同德国軍隊交战中誕生的。但是在我讀它时，我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个很晚以后的时期。一九四一年八月里的那些日子清晰地出現在我的記憶里。就在这第一个战争年代的八月，我头一回听了上述第一批苏联士兵的十二条紀律。

仿佛是出于某种神秘的无形力量的安排，我看見陈列館內白牆上一块微呈綠色的玻璃底下，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当时他用一个决心接受任何考驗的人所固有的鎮靜而沉着的声音向我宣讀了这些紀律。在他的像片周围，有一圈表示致哀的黑边，像片下面的文字說明是，爱沙尼亚共产党（布）納尔瓦市委会書記阿·帕烏克在苏联人民抵抗希特勒德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英勇牺牲。

回忆清晰地重现了当年的情景。我坐进汽车，走上了通向金吉謝普的道路，在維馬恩車站稍事逗留后，又前往列宁格勒州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村鎮：奧波里耶，波列其耶，穆拉維諾，貝貢尼茨和里亚里茨，后来还到过科特勒、科波里耶、罗普沙和过去的奥兰宁堡，——于是，紧随着这位在战争中牺牲的爱沙尼亚共产党员帕烏克的形象之后，出现了一长串不久前的战争中的英雄的形象。那硝烟弥漫的大火，那震耳欲聋的炮声，那被围期间的冰天雪地的夜晚，——只消用手捂住眼睛，就会出现一幅如此艰苦的炮火连天的战争景象，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

这是我的战争。因为对每个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它正是自己的、多多少少是自己的战争，不同于别人的战争。

对于从最初那些严峻的日子起就投身到战争中来的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对我们整个社会和每个人的力量的最大考验，它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因而也是非常痛心的失败、退却、失望和破灭。然而它又是一场冶炼出真正钢铁的烈火，它最终带来了使一切得以补偿的伟大胜利的快乐。通向它的道路愈艰苦，它就愈显得巨大。

也许，那些曾经从战争的头一天直到最末一天都是诚实而英勇地通过了它的考验的人们，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不太客观吧？他们怀着坚定

不移的認識走出了戰場，他們認為，黨在這場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駭人聽聞的大戰中，英明地領導了蘇聯人民；他們認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不是白白犧牲的；他們認為，組成前方和後方的兩億蘇聯人民大軍的不是胆小鬼，不是庸人，也不是貪得無厭的小人，而是英雄，是偉大民族的忘我的兒女。也許，應該對過去另做評價；也許，應該像有些人那樣去評價過去？譬如，對於他們來說，戰爭的種種重擔年復一年地從他們旁邊滑了過去，即便後來有所接觸，也僅是在最後的幾個月里，他們曾千方百計地設法使自己不致糊裡塗地死於最後一顆子彈或最後一次炮擊，他們也根本沒有經受過最初的打擊的考驗，沒有經受過最初的子彈和炮擊的考驗。也許，為了更客觀些，今天應該把每一個過去的指揮員當成是打發人們去送死的冷酷无情的家伙？也許，一定要證明每個政治工作人員都是笨蛋、書呆子和引經據典者？也許，大概不是前線的友誼團結了戰鬥中和行軍中的人們，而且也許根本不存在這種友誼，據說，存在的只是一種不可抗拒的願望：你就死去吧，只要我能活着就行？

也許，也許……我要再說一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戰爭。我集中了舊的日記，從那褪了色的軍用背包中拿出了戰爭年代（看來，這的確是相當遙遠的過去了）擔任軍事記者時的筆記本，我只想談談我們的戰爭，談談我的列寧格勒戰綫上的同志們的戰爭，談談我曾與之一起度過

艰苦岁月的士兵們和軍官們的战争，談談当时穿着灰色士兵大衣的列宁格勒的記者們的战争。这些記者們中間有的人在保卫故乡城市的战斗中像士兵那样地牺牲了。但大部分人都活着，并且仍像从前那样，孜孜不倦地在新聞界工作，如果我的叙述显得过分主观了些，不同于他們所經歷的战争，不同于我們大家的那个伟大的战争，他們自然会毫不客气地、坦率地向我指出这一点的。

1

加特契納的波罗的海車站的月台。木板被七月的太陽晒得热燙燙的。烈日当头。四周晴空万里，一碧如洗，而同时又这样令人不安！

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月台上、車站旁，以及通往保羅故宮的林蔭道的树下。男女老幼走来走去，徘徊觀望，有的互相打听什么事情，有的想要什么东西，有的焦躁不安，有的嚶嚶啜泣。用麻袋布縫的包袱，捆着繩子的皮箱，五顏六色的大小行李卷，堆积如山。这是惊惶失措的人們的家当，这是他們一生中积攒下的东西的一部分，又是他們为了投奔不可知的地方所携带的一切。

一輛輛載着紅軍戰士的載重汽車、裝甲汽車、摩托車、大炮，轟轟隆隆地从他們旁邊駛過，同他們混成一片，

噴着一团团青烟，使干旱的土地为之战栗。載重汽車上的战士和摩托車手都背着嶄新的冲锋枪。这是装备精良的摩托步兵部队。

鐵道上有一长串機車，車身上的藍色和紅色交相輝耀，像过节一般漂亮。它們体积不大，整整齐齐，嶄新溜光——就像刚从展覽館开出来似的。从銅牌子和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些機車是德国的“亨舍尔”公司制造的，属于拉脫維亞鐵路。它們是怎么来到加特契納的呢？是从昨天或前天还通行近郊列車的里加海滨駛来的嗎？

一出車站便是市区。这个城市过去叫加特契納，后来改名特罗茨克，而現在叫克腊斯諾格瓦尔迭伊斯克。只有克腊斯諾格瓦尔迭伊斯克的火車站还一直沿用旧名：加特契納。是的，从革命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以来，加特契納是那么值得紀念。从这里，从加特契納，保皇党的將軍克拉斯諾夫和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家克伦斯基手挽着手开始了他們向紅色彼得堡的进軍，結果：將軍被俘，并被送往斯摩尔尼，而“革命家”則在那座皇宫里匆忙地改了装，可能还穿上了皇太后瑪麗亞·費多洛夫娜的一件什么衣服，然后沿着通往卢加的公路向一輛在鐵路道口外等候他的汽車跑去，一路上裙子老絆他的腿。

他們，这位驍勇的將軍和这位丢臉的前临时政府总理，几年后写了儿普特重的紙互相臭罵，把进軍失敗的責任推在对方身上。

加特契納！……鐵道之外是一個著名的機場，這兒有飛行場、飛機庫和汽油庫。俄羅斯飛行員彼得·涅斯杰洛夫在這個飛行場上空翻過“筋斗”，稍後瓦列里·契卡洛夫又翻了更多的筋斗。一九三四年夏，也是在這里，飛行員葉夫多基莫夫創造了當時延遲開傘的新紀錄，從高達八千公尺的空中跳下。蘇聯空軍的千萬只雄鷹都是在這兒長大的。

要是從左邊的公路繞過機場，就來到了克膳斯諾格瓦爾迭伊斯克農業機器站的庭院，我曾作為一個年青的小農藝師在這個農業機器站度過了列寧格勒郊區集體化初期最艱苦的幾年。這個機場就在我當時所住的馬林堡的房舍和農業機器站的庭院之間，我每天兩次繞過機場，經常看見和聽見年輕的飛行員和他們的教練不停地在我頭頂上練習飛行。

我生活中一段很重要的時期是同克膳斯諾格瓦爾迭伊斯克的農業機器站聯繫在一起的。我穿著破皮鞋走遍了多少道路，遇到了多少人，知道了多少人的經歷和遭遇，編制了多少播種、除草和收割的計劃啊！這兒四周的一切對於我是無比熟悉而親切，它是我自己的。然而今天這裡卻出現了這麼一幅驚慌不安的景象——堆堆的行李，人們驚恐的眼神，汽車的轟隆聲，外國的火車頭，還有那一碧如洗但使人害怕的天空，從那裡隨時都可能落下炸彈；幾天前就已經落下了炸彈，留下了它們的痕

迹——那被毀坏的道岔，被炸弯的揚旗，縱橫狼藉的鉄軌和已經填平了的彈坑。

我走到一个摩托車队跟前，在許多面孔中挑选了一个比較討人喜欢的面孔，把記者証給他看看，然后問他这些部队开往何地。討人喜欢的少校四面张望了一下，接着低声地說：

“开往奧斯特罗夫。据說德国人在那里碰了釘子。我們正在反击。現在不久……”

什么不久？距什么不久？是距少校投入战斗的时间不久？还是距战争結束的时间不久？

人人都为战争的期限焦急不安。我們是在这样一种充分的信心中成长起来的：战争迟早总要到來，但拖延不了多少日子；我們将在这些日子里以輕微的牺牲击潰敌人，并且是在他們的国土上。可現在已是第三周了，血流成河，我們数千公里的国土遭到蹂躪，而敌人却还没被阻挡住，他們正在繼續向前挺进。这哪儿是外国的土地啊！几天前还仿佛无限遙远的前綫，突然移近到我們列宁格勒州的边界來了。奧斯特罗夫！……普斯科夫！……难道連加特契納、我的农业机器站、俄罗斯那个最老的机場，以及所有这些如此熟悉的西沃里茨、科尔班、切尔尼茨、德利茨，也都会淪于敌人的鉄蹄之下？……当然是胡說八道；不可能，这不可能……

但人們正在逃难。他們一群群地帶着被包和脹鼓鼓

的皮箱，从由普斯科夫、塔林駛来的列車上下来，等着去到更远的地方。为什么要去更远的地方？又往哪儿去呢？

在一二十只五顏六色、显然是外国制造的皮箱中間的一只皮箱上坐着一个瘦削而严厉的女人。她每只手各戴两块表，表鏈大概是金的和皮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块系着細鏈的表。另有一块表像胸針似的別在短上衣上。站在这个女人身旁的一个少女也有好几块表，她正在很感兴趣地观看周围发生的一切。那位家长是个結实的、紅光滿面的大肚皮，穿着一套帶有淡淡的条紋的灰色衣服，他所有的衣袋也都有表鏈露出。

我走上前去跟他們攀談起来。他們是英国人，是从塔林逃出来的。

他彬彬有礼地用俄語說話。早在爱沙尼亚加入苏联之前，这个英国人就作为某公司的商务代表被派往塔林，他已在那里住熟了，仅仅由于德国入侵的危險才使他失去了职位。

就連他也提出了那个在今天最为普遍的問題：

“以您之見，这要很久么？”

“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有一份貴国政府給我的書面指令，叫我去伏尔加河，去薩拉托夫。当他們把我打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沒有指望很快回来。”

这一家英国人在加特契納已坐着皮箱等了一昼夜。他們得等到明天才能登上火車繼續前进。他們耐心地、安靜地等待着。他們在皮箱上度过了一夜，准备再过一夜。

“这个房子倒怪暖和，”媽媽举目望着七月的晴空說，“也很干燥。就是太吵鬧了。”她向旁边轟隆轟隆的汽車做了个手势。“而且沒有浴盆。”

我开始同这位家长严肃地攀談起来。他說，他的英国已决定帮助苏維埃俄国，而苏維埃俄国也会帮助英国的，这是一桩好事。我說，我国人民不大信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他一生干了不少旨在扼杀年輕的苏維埃国家的勾当。

“人是在变的，”英国人說。“可我記得在我們两国的相互关系史上也还有另一些例子。我記得，英国工人曾如何帮助苏維埃国家。請您注意，我不是資本家，我是个小职员，为了一份比較像样的薪俸才不得已离开英国故居来到遙远的异邦。我同那些工人——貴国的朋友們要比同我們首相亲近得多。这是因为我是工党党员，而他是保守党党员。英国絕不是他一个人。請您注意这一点。”

后来我告訴了英国人一些加特契納的往事，指給他看皇宮的一部分，在这部分皇宮的一些有着低低的天花板的豪华的大院子里，在一二十个房間里，俄国沙皇亚历

山大三世曾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市民的住所，躲开人民藏了起来；我向他談到那座塔里的圓形房間，其中保存着保羅一世的一雙騎兵長靴、一條坎肩，以及其他各種日用品，這些東西是他被弑後從英惹涅爾內城堡運到這兒來的；談到宮中的一個游廊里收藏的極其豐富的古代武器，談到那個具有英國風景的风格、但在半世紀前遭到破壞的幽美無比的皇宮花園。

英國人本來急欲前去看看，哪怕只看看花園也好。但他瞥了一眼堆積如山的皮箱便裹足不前了。

我的火車到了，我祝英國人最終能平安地回到他的英國，接着我們就分手了。我得快些趕往編輯部，我要送去一篇報道羅日杰斯特文諾村集體農莊莊員的民兵活動的通訊，村里的人剛剛把這些民兵送到軍隊里去參戰。

戰爭，戰爭！……近幾年來我們一直都嗅得到它的硝煙，希特勒在德國剛一上台，戰爭的氣息就立刻傳了出來。雖然是彎曲的、但卻不停地旋轉着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每天都使我們想到這件事。隨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被吞并，隨着法蘭西的毀滅，隨着歐洲許許多多國家被侵占，戰火日益逼近我國邊境。還在一年以前，對芬蘭的戰爭剛剛結束，我曾同我在編輯部的朋友謝苗·叶澤爾斯基談到另一場遠為可怕得多的戰爭。謝苗幾乎每晚送我回家，我們一路上談的都是應該準備接受嚴峻、艱苦的考驗，應該寫些勇敢無畏的作品，演些英雄主義的

影片和戏剧，写些鼓舞人心的政論。

春天我开始从中央的报刊上剪取新聞。第一次我从《真理报》上剪了一条四月三十日发的消息，标题是《德軍在芬兰登陆》。在此以前是几条关于德国飞机侵入我国边境上空、关于德軍在被侵占的波兰境内的調动的簡訊。現在突然又是芬兰！《真理报》的記者自塔林报道：“据此間可靠消息，四月二十六日有四艘德国运输船抵达芬兰的阿波（土庫）港，从船上下来了几支德国部队，人数約一万二千，配有武器、坦克、大炮等等。这些部队已于四月二十八日开往坦佩雷。”

这就是說，在五一节，我們在游行队伍中兴高采烈地唱着歌从皇宮廣場上走过，而在这同一时刻，希特勒的軍队正在芬兰的公路上向我国边境推进，——从土庫出发，經過坦佩雷繼續前进，除了我国的边境之外，他們再沒有任何地方可去。

在报上这八行半文字旁边，是几条关于德国人的空軍大队夜袭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关于德軍在希腊境内的推进，关于在欧洲其他地区进行的战斗，关于轟炸、大火、死亡以及希特勒匪徒在地球上传播的种种瘟疫的消息。

五月九日我从《真理报》上剪下了《塔斯社辟謠》，其中駁斥了日本同盟社播发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說苏联正在西部边境集結强大兵力，說我軍正从西伯利亚、中亚細亚向西方調动，說最高統帥部直接掌握的两支空軍預

备队中有一支(一千八百架轟炸机和九百架战斗机)已拨给了基輔特別区,二十八艘潛水艇、四十五艘驅击艦和十八艘炮艦已从波罗的海被調往黑海和里海,以庫茲涅佐夫为首的軍事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赴德黑兰,以便在当地就在伊朗的中部和西部向苏联提供飞机場的問題达成協議。

《辟謠》中說,“塔斯社受权声明,同盟社从合众国际社的一个不知名的記者那儿借来的这条令人生疑的大肆叫囂的消息,乃是其作者病态的想入非非的結果。”

遺憾,我覺得,太遺憾了。但願这一切都是事实才好。如果德国人正在把自己的部队調往我国边境,那就讓我們軍隊也在德国边境集結起来吧。以防万一。

《辟謠》中还有这么一段有点奇怪的附笔:“同盟社的消息中只有一点点真实情况,而且还是被粗暴地歪曲了的,那就是有一个步兵师由于在諾沃西比爾斯克有較好的駐扎条件,正从伊尔庫茨克地区調往諾沃西比爾斯克地区。”——这段附笔給人一个希望,《塔斯社辟謠》只不过是一种外交手腕,一种据說是为掩飾真相而对外交官說的語言:我們并不是在打呵欠。

倘若事情当真只涉及一个从伊尔庫茨克开往諾沃西比爾斯克的师,那么这样的事又何足挂齿呢!在閱讀外交文件的时候碰到这一类問題,我們都还有一定的眼力。

后来一連几天——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

都是关于希特勒在納粹党的党务方面的帮手魯道尔夫·赫斯失踪的消息，赫斯駕了一架“米塞施米特—110”离开德国后就不知去向了。起初官方的情报局“国社党通訊社”宣称，“赫斯尽管因病而被禁止駕駛飞机，但仍于五月十日下午六时由奥格斯堡駕飞机起飞，迄今尚未返航。”据推测，赫斯发疯了。第二天的消息說“米塞施米特—110”于五月十日夜間在苏格兰距格拉斯哥不远的地方墜落了，而它的那个自称名叫霍恩的駕駛員，实际就是赫斯，他带着降落伞跳了出来，着陆时不太順利，摔伤了一条腿。德国人写道：“他被一个固执的念头迷住了，那就是他想亲自拜訪他所熟識的英国人，以促使英德之間达成協議。”他們說，当然，他“認為跟丘吉尔解释是沒有作用的”，但認為他能“向別的英国活动家解释清楚事情的眞实情况”，譬如向汉密尔顿勳爵，一九三六年赫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曾同他有過一面之交，因而当赫斯用完了全部汽油儲备的时候，就在他的領地附近跳出了机艙。

，总之，虽然他們竭力使人相信，“国社党深感遺憾，这个幻想家成了那些非常不幸的、固执的念头之一的牺牲品”，但是将这团混乱現象理出一个头緒也并不十分困难。我們这一代人非常熟悉世界上阶级斗争的历史，清楚地了解形形色色的世界冲突的原因和有时尖锐敌对的各方間或也能結成某种同盟的基础。德国軍队在土庫登陸，根本不是打算在苏芬边境附近采集越橘；“納粹的第